

# 博睿作者对谈——古典学

[mp.weixin.qq.com/s/xPwBHeAaoxUqStxvKhjGsQ](https://mp.weixin.qq.com/s/xPwBHeAaoxUqStxvKhjGsQ)

Brill China BRILL博睿学术出版 2022-03-09 17:41

收录于合集 #古典研究 10个

如何学好古典学，来看一看Brill的两位作者从多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的宝贵建议。

**程炜**，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毕业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哲学。研究兴趣主要涵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早期学园派（Old Academy）以及古代的注解传统（尤其是心灵哲学、伦理学以及诗学）。哲学之外，在古典学领域也关心古代医学和哲学的互动，古希腊哲学的接受史以及当代的心灵哲学等。著作中有两篇期刊论文发表在博睿出版社旗下的Phronesis和Mnemosyne，并且参与了博睿出版社两个论文集的写作，分别是2018年出版的Pleasure and Pain in Classical Times（W. Harris主编）以及即将出版的Pain and its Represent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D. King and H. Baltussen主编）。

**洗若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本科就读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2008.10–2011.09，历史语言学/古希腊语文学双学位），硕士（2012.04–2013.11）和博士（2013.11–2015.06）毕业于德国海德堡大学，专业为古典语文学。其研究重点在荷马史诗，其他兴趣还包括早期抒情诗、悲剧、历史写作（尤其希罗多德）、古代文学批评、希腊化时期诗歌、二次智者运动。他在博睿出版社的经典古典学书系Mnemosyne Supplements出版专著一本（Raum und Erzählung in der Odyssee, Leiden: Brill 2021），除此之外，还在博睿旗下古典学期刊Mnemosyne出版论文四篇，最近的一篇是‘Blameless Aegisthus Revisited’, Mnemosyne 74 (2021), 181–199。

**洗**：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门现代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该文明传统的一切文献传布、历史与物质遗存及其接受史。以欧美的眼光，以上所说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国内的实际情况却与此有相当程度的不同。不少国内的学术机构对“古典学”的理解更宽泛：有的涵盖西方中世纪以及拜占庭研究，有的则包括中国古代及其他文明传统。你觉得在国内现有的条件下，什么是较为理想的古典学专业设置？

**程**：如果谈“现有条件”，那么就很难谈“较为理想的古典学专业设置”了。这里面有至少两个阻碍，其一，古典学无法作为独立的专业来学习，这样无论从专业性还是从训练时间上都难以保证。其次，过多以及分散的学分设置使得当前高校已经开设的古典学项目——无论是作为荣誉学位、辅修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举步维艰。一方面过多的课程使得学生疲于奔命，每门课难以投入足够的时间预习和复习。另一方面学分和课程的膨胀使得当前的学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

更希望课程轻松又易得高分。但与之相对，古典学课程通常都比较难，且不易获得高分。这使得教学双方都不得不为课程注水，问题仅仅在于注水到什么程度。目前能做的似乎更多靠相关学生和教师的热情和自律。

暂时不考虑现实的困难，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地理解古典学，我还是希望处于基础阶段的学生能在相关的语言训练之外，掌握一定学术工具。这包括但不限于会使用工具书和电子资源，了解辅助学科，例如纸草、铭文、版本、校勘和文献流传史等。一些学术手册都会有这方面的相关介绍，但如果不能提供一定的实际练习，仅仅阅读它们用处有限。因此，任何一个古典学项目都有义务尽量提供给初学者这方面的知识和训练。

**冼：**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在我看来，古典学非得有和欧美一样的独立专业设置才行。我的考虑基于“学理”，也基于“现实”：如果（西方）古典学不能被设置成独立的专业，学习者就无法在本科阶段有充分的学业投入。当前国内高校本科培养方案的一个痛点在于过多的课程与学时。我刻意没有使用“学分”这一概念。理想情况下，比如我的一门古希腊语文学讨论课，每周只有两学时（即90分钟），但它要求学生课后9-12小时（甚至更多）的阅读与思考；课程作业，可能是一篇小论文，也应有起码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放在假期中来做，课程结束后的下学期开学交。那这门课应设置为8-10学分。你如果一学期选两门这样的课再加一两门以听教授讲授为主、无需写论文的lecture，就会有20多个学分，这和我们现在每学期20多个学分的操作截然不同。换句话说，我认为现在各高校的本科培养方案，不仅对有志于（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人是灾难性的，也不利于所有人的健康。这是我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如果古典学没有独立的专业设置，那么学生会有或者能有多少时间投入到一两个辅修模块上呢？在北大，你会给有志古典学的学生什么样的建议呢？

**程：**的确，要学好某个专业有必要减少修课，而在每门课程上有较高投入。这几乎适用于大部分文科专业，对于古典学尤其如此。不过，我感觉你所谓的“现实”似乎不够现实，毕竟大部分人无法本科出国，同时当前国内的学科设置中没有古典学的位置。当然即使有，可以想象140左右的总学分设置同样让人疲于奔命。我从前在德国的确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来写一篇或者两篇研讨班的论文，精雕细琢，但在本科的时候也常常面临一学期就要交出四五篇论文的尴尬。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尽管当前的学制不是很理想，但并不代表有志古典学的学生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毕竟相比于从前缺人缺书，目前国内高校的硬件和软件已经大大进步。这些改善，加上线上资源（例如Brill的数据库），大大方便了当前的研究和学习。因此，我这里的建议也跟资讯相关。（1）你应该熟悉你所在高校或者城市图书馆大体的馆藏和借阅方式，经常泡图书馆，翻看相关的书籍杂志，例如几个主要的古典学综合刊物和你关心领域的专业刊物，这是获得信息很重要的来源。（2）你要熟悉相关的网络和电子资源，无论它们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如Perseus），还是你所在的院校购买的（如TLG或者Brill New Pauly）。（3）你最好能够订阅几个主要的资讯和书评网站的信息更新，例如BMCW或Classicists List等。（4）关注几个出版古典学的重要出版社或者获取它们的新书目也是很有价值的，除了Brill，还包括但不限于OUP，CUP，De Gruyter等。（5）关注一些大学的古典系，尤其是一些重要学者的个人主页和每学期的课程主页，里面常常能得到很好的信息分享。（6）很多课程，讲座和纪录片等都可以在线上找到视频（油管是大头），尤其疫情以来，线上资源就更为丰富，无论是直播还是录播课程，或者其他类型的视频。你可以在上面自学很多东西，例如古希腊语发音、抒

情诗格律和古希腊悲剧解读等等。如果说前面六点都是针对自己的，那么最后一点，我希望你如果刚好遇到所在高校没有馆藏的书籍最好能顺手推荐给学校（不少高校图书馆都有线上的推荐系统），这可以说是惠泽他人。

**洗：**常常有复旦的学生向我咨询给如何学习古典学。我的建议听上去很极端，实则很理性。在现有条件下，我个人觉得最优解是大一尽量少选课（能不选就不选，不能不选的其实也可以不选）并尝试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如果真的确定自己对古典学感兴趣，最好尽快转学欧美高校（当然，要考虑家庭的经济条件）。假使（不得不）继续留在国内高校（比如复旦）学习古典学，那就得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排除一切不必要的干扰，就当自己在牛津或者柏林，看看那里和你年龄相仿的英国、德国优秀小伙伴所能达到的水准，尽量以此要求自己。这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借这个机会，对想要留德（尤其是想要去德国学习古典学）的同学，我提供几个“冷知识”，了解一下，或许有所帮助。首先，选择留学的学校不要看名气，关键是你所感兴趣的领域的师资，尤其是其教席教授的水准和国际声誉。当然，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比如，通过“精英计划”和“精英项目”，有些学校在某些领域能集中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资源，像慕尼黑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古代哲学研究。

其次，德国的学业安排灵活度大，完全有可能以比在国内短得多的时间完成某一阶段的学业。虽然，博洛尼亚协议后本科（三年）硕士（两年）博士（三年）的统一设置给快速完成学业增加了一定障碍，但现有制度仍然能许可，比如，四年完成本科+硕士或者一年半结束博士（这其实是德国传统，Wilamowitz从高中毕业到博士论文答辩仅用了六个学期）。我当然不赞同为了早毕业而早毕业，但德国的“自由”也容易给人以惰性，明明一个学期能解决的事，要拖两三个学期；非专业人士也往往将基础训练的扎实程度与留德年限混为一谈。

最后，我想谈一下“广博”与“专精”之间的张力。十九世纪末全盛期的德国古典学，因Wilamowitz等人的推动，是既“博”且“专”，当时教学改革的重点，比如Proseminar的发明，则主要是为了照顾前者，即历史主义语境中的“全科式古典学”（Alttertumswissenschaft）。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大学的古典学专业设置远比英美大学“专精”，甚至古典语文学和古代史科系的师生完全不觉得是一家人。估计也是针对由此带来的弊端，近期，慕尼黑大学和特里尔大学都启动了“全科式古典学”的本科专业。我建议初学者尽量打好全科式的基础、探索自己的兴趣，但在本科结束以前（或稍早）可以确定大致方向，这样更容易为今后的学术发展和就业赢得先机。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么？另外，也请谈谈你回国以后的学术研究吧。

**程：**我感觉“广博”与“专精”至少在国内教育阶段还称不上是核心的矛盾。正如之前所说的，就本科或者古典学的早期训练而言，目前无非能做的是在并不是十分有利的学制安排下合理利用自己的时间，避免无意义的竞争（例如为了绩点微不足道的提高去选自己毫无兴趣的水课），尽力自己规划自己的成长。当然到了选择硕士和博士项目的时候，由于海外大部分高校——也许除了牛津——古典学系都体量有限，因此选择与自己的兴趣和专业对口的系别就相当重要，比如你不应该去一个以古希腊史诗为特色的高校学习古希腊哲学。

我也很同意选择德国的高校不要仅仅关注综合排名，而是要集中在本专业资源的好坏上（当然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常常不容易辨别）。此外，由于德国大部分高校的古典系都很小，某些讲席教授往往赋予了过大的权力并且决定了这个系长时间的走向，这也是择校和学习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毕竟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希望学到真本领，而不是做某人某派的传声筒的。

就回国后的研究而言，我一方面围绕博士论文《语境中的愉悦和痛苦：亚里士多德与他的同时代人》继续深入工作，另一方面主要关注古希腊哲学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是心灵哲学和伦理学等。目前，我大部分的发表以期刊或者会议论文的方式呈现。跟前者相关，发表在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的论文直接来自博论的一节（修订版），其他则来自写作博论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删掉的草稿。后者的话题则来自我的日常阅读和备课。

既然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古典学，那么可以说，尽管目前写就的文章的主题和风格并不完全一样，但没有古典学的背景是无法想象的。当然比较而言，有相对纯粹古典学的内容，例如Philologus中讨论亚里士多德对于“痛感”（Pain）词汇的使用，这基本上是延续Bruno Snell等人对于词汇场（Wortfeld）研究的传统；而在TAPA发表的文章则是偏重概念史

（Begriffsgeschichte），即duscheria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演化，尤其与另一个更为知名的哲学概念aporia的关系。我在Brill发表的两篇期刊论文则方法上更为多元，又跟上面两篇的关注不同。Phronesis的论文表面是处理亚里士多德、Theophrastus以及Aspasius对于早期希腊哲学中的痛苦概念的批评，但这一案例也从理论重构的角度指出传统语文学始源考证（source criticism）的不足，以及早期希腊哲学研究中流行的fragment（残篇）和testimony（证言）区分的问题。Mnemosyne的论文则没有跨越多史料以及那么长的时间维度，而集中在柏拉图单篇对话《斐勒布》的解读上，尤其用力于辨析两个长久以来被混淆或者被误解的身心状态：一般称之为“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和“中立状态”（neutral state）。我在Brill的另外两篇论文都是处理古代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注解家亚历山大，可以被视为姐妹篇，都是涉及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愉悦和痛苦概念的改造和发展。前者集中讨论的是亚历山大为何使用价值附随（value supervenience）来解释快乐/痛苦与活动的关系，后者则试图重构亚历山大对于痛苦进行分类的方式和动机。两篇论文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指出亚历山大的讨论往往从亚里士多德出发，但他的结论看起来并不那么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甚至有时候是非或者反亚里士多德的。

除了专业论文之外，我也尝试做了一些学术普及工作，这方面主要依赖于一些书评和书评论文。除此之外，我写了一个偏方法论的古希腊哲学的简介，暂名为《如何做古代哲学》，目前有四万字左右，将会作为一章出版在北大人文学部组织的手册《西方古典学论纲》（暂定名）上。

**洗：**我不太擅长做长远的学术规划，所以研究和发表都显得比较凌乱，主要来自两类资源。一是我在学生时期思考过的问题、写过的作业；比如，今年的一篇发表源自我的硕士论文的第一章（‘Blameless Aegisthus Revisited’, Mnemosyne 74 (2021), 181–199），以困扰荷马学者百年的一人物修饰语（《奥德赛》开篇，通奸杀人者Aegisthus为何被称作“无可指摘的”）为出发，既为此一看似矛盾的用法给出一新解，又结合史诗通篇复仇正当性与神义（theodicy）的张力，尝试疏通《奥德赛》伦理学层面诸多难解之处。另一篇待刊的论文（‘Athena’s Mention of Orestes in Hom. Od. 1.298–302’, Greece & Rome (2023) forthcoming）则以硕士论文第二章为基础，讨论《奥德赛》第一卷奥德修斯的宫殿大厅里，乔装的Athena如何借助在同一大厅里（即同一声域环境（soundscape）中）被迫为求婚者们吟唱的歌手Phemius的歌声来“激

励”奥德修斯之子Telemachus。这一研究是一个精细的语文学工作（涉及，比如，一个表示听觉和认知的动词的语义以及一个小品词的“潜台词”），部分灵感则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糟糕的办公（无独立办公室）及居住环境（隔音效果差）。其次，我会花大量时间备课，教学和科研一体。如果本科培养方案不允许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写课程作业，那就让我写研究论文吧：近期我的一系列论文发表或待刊，都与我在复旦的教学直接相关，包括荷马史诗（‘The Dramatization of Emotions in Iliad 24.552–658’, *Philologus* 164 (2020), 181–196）、悲剧（‘The End of Sophocles’ Philoctet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ΓΝΩΜΗ’, *Hermes* (2022) 150 forthcoming）、历史写作（‘The Cyrus Anecdote in Herodotus 9.122’, *Classical Quarterly* 70 (2020), 16–26）。以上三篇都涉及结尾问题，在今年出版了关于《奥德赛》中的空间与叙事的专著后（*Raum und Erzählung in der Odyssee*, Leiden: Brill 2021 (Mnemosyne Supplements 444)），我的下一本专著会是关于古希腊文学各文体的closure，既包括文本细读，也包括古代与现代“结尾”理论的讨论。我尝试论证古希腊经典文本结尾的走向既受各文体自身传统的塑造和制约，也受文本产生时代主流话题的影响，同时从古代就有的对作品结尾的争论不仅是关乎文本流传的语文学问题，也可以从接受史的角度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该文本内在的张力与矛盾。

我对希腊化时期诗歌的文学解读以及早期叙事诗中的artificial form（尤其是动词）也很感兴趣。就前者而言，除了一些零星的写作（如‘A Note on Aratus’ *Phaenomena* 100–107’, *Athenaeum* 109 (2021) 597–601），我想较为系统的研究Apollonius Rhodius’ *Argonautica*里人物的“情感”表达与叙事整体的关系及其哲学/伦理学背景。后者想要从个案出发，照着瑞士学者Manu Leumann的思路，论证荷马史诗中有些看似“古老”的动词词形实则是歌手的“即兴发明”。我尤其关注一些看上去简单到看不出问题的词形。一系列论文已经写作完毕，很快有一篇发在德国的一个期刊上（‘Homeric ΠΕΡΘΕΤΟ (Il. 12.15), ΠΕΡΘΟΜΕΝΗ (Il. 2.374 = 4.291 = 13.816), and ΠΕΡΘΑΙ (Il. 16.708)’, *Glotta* (2022) forthcoming），还有一篇则会在一个美国的期刊上刊出（‘Two Notes on the Pseudo-Hesiodic *Aspis* (ἄτον, 59; ἄτατα, 101)’, *Classical Philology*）。

此外，我对埃斯库罗斯也比较有兴趣（最近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初稿，主题是Suppliants中的Gaze），还有就是希罗多德。受英国学者Thomas Harrison的邀请，今年5月11号，我会在其主持的Herodotus Helpline系列线上讲座中做一场关于希罗多德卷三中的医生的报告，从一个眼科医生的故事说起，重点关注（据说是）历史上第一个乳腺炎病例及其叙事作用。

**程：**你提到古代文本的结尾理论，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Brill刚好去年就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论文集，主要是讨论柏拉图对话录的开头和结尾，名字叫Framing the Dialogues. How to Read Openings and Closures in Plato (ed. by Eleni Kaklamanou, Maria Pavlou, and Antonis Tsakmakis)。这是本选题很有趣的书，出版在Brill并不意外。事实上，作为古典学的出版重镇，Brill提供了古典学领域大量精彩的出版，这里不如让我们最后聊一下常用的Brill出版的古典学书籍与电子数据库吧。我个人特别值得推荐的两套丛书是Philosophia Antiqua和Studies in Ancient Medicine。前者有很多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重要作品，后者则集中在古代医学史。顺便提一下，后一套书涉及的话题其实非常多元（例如你刚提及的对希罗多德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史，而是涵盖了古代世界与医疗、健康、生死相关的方方面面。

**洗**：我自己比较多使用的是**New Pauly Online**还有**Brill's Companions to Classical Studies**系列。比如，上学期的修昔底德课程以及最近在研究的Apollonius Rhodius' Argonautica都从其各自的Brill's Companion受益匪浅。

**程**：就数据库而言，我想补充的还有**Jacoby Online**（即《古希腊史家残篇集》）和**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这是我除了New Pauly之外也让同学们课上——“古典学导论”和“西方哲学（上）”练习检索过的三个数据库，它们几乎可以被视为古典学数据库的必备吧。尤其Jacoby的原书由于编排的原因不太容易使用，电子化后大大强化了其可用性。需要补充的是，这两个数据库不仅对于研究希腊史是必备的，里面也有大量古希腊文学、哲学和其他领域相关的文本。

当然Brill旗下还有很多优秀的数据库使得大家探索，例如Eusthathius的《伊利亚特注》和《奥德赛注》，聚焦于伊斯兰研究的Brockelmann Online，宗教学百科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等，这些有待于大家去探索吧（前提是图书馆购买了权限或者开通了试用）。

**洗**：你正好提到了Jacoby，让我用他的一段轶事来结尾吧。Felix Jacoby的《古希腊史家残篇集》（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 1932–1958，部分也是由Brill出版的）被认为是古典语文学史中的巅峰之作，其规模与精湛程度只有Kassel（德国学者，疫情期间去世，二战后才读大学的一代）与Austin合编的Poetae Comici Graeci可与之媲美。Jacoby在1900年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De Apollodori Atheniensis Chronicis得分是3分（相当于我们的C），幸亏“好心人”Wilamowitz帮助其在Norden（拉丁语文学家，时任Breslau古典语文学教授）那里得到写教授资格论文的机会，才得以继续学术研究（这段轶事，尤其是为什么他的博士论文得分这么低，见W. Rösler, 'Felix Jacobys Promotion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Klio* 92, 2010, 422–426，我在这里就为尊者讳了）。这段轶事告诉我们（fabula docet）：无论遭际如何（Jacoby也因纳粹执政不得不流亡英国），坚持就有希望。

看了两位老师的介绍，一定收获满满。是不是希望马上能用上Brill古典研究的数据库呢，在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填写数据库试用申请，我们将为机构用户提供两个月的免费试用。

## 关于博睿 (Brill)

博睿 (Brill) 于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坐落于荷兰最古老的大学——莱顿大学之畔，是一家历史悠久、拥有广阔国际视野的学术出版社。博睿的总部设在荷兰莱顿，另在美国波士顿、德国帕德博恩、新加坡、中国北京设有办公室。博睿每年出版近1200本新书及300多种期刊；出版领域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国际法及生物学等。

## 扫码关注我们

### 产品订购及试用请联系：

邮箱：China@brill.nl

电话：010-6802 4023

[阅读原文](#)



BRILL 博智学术出版